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责编：丁珏华 新民网：www.xinmin.cn

盘点亚洲安全局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

反恐

对“重灾区”加强打击

上海社科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余建华

作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是 21 世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地区,总体稳定的形势奠定了亚洲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主流。同时当今亚洲前进道路上也面临复杂的安全局势,最为引起世人惊悚恐慌的安全威胁无疑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残害无辜的恐怖主义。

尽管“9·11”后国际社会掀起空前规模和力度的反恐浪潮,“基地”组织诸多高级首脑丧命,国际反恐严峻局势也未根本改观。近年来国际恐怖势力再趋活跃,对亚洲等地区及各国形成严重困扰。

根据统计,2013 年世界范围内共发生 9707 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17891 人死亡、32577 人受伤、2990 人被绑架或扣为人质,相较上一年度分别同比增长 43.4%、61.2%、50.5%和 133%。亚洲成为全球恐情最为严峻的地区,国际恐怖活动活跃热点带除西端的西北非和东北非两支分翼外,主体和东端即是西亚-南亚中亚-东亚。2013 年全球遭受恐怖主义攻击最严重的前 10 国和 2012 年一样,除非洲的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外,即是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菲律宾、泰国、也门、叙利亚这亚洲 8 国。虽然 2013

年全球近万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于全球 93 个不同国家,但其中半数以上攻击(57%)、致死人数(66%)以及近四分之三致伤人(73%)发生于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3 国。

在“基地”核心式微同时,其分支独立活动能力明显增强,并与中东动荡乱局形成恶性互动。其中半岛分支在也门趁乱坐大,去年 8 月该分支首脑巴赫希的暴恐预谋迫使美国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关闭中东使领馆,去年底该分支又对也门国防部发动伤亡惨重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伊拉克分支在国内大肆制造连环爆炸袭击,并向叙利亚渗透,以“伊拉克与利凡特伊斯兰国”名号作乱,并促使暴恐组织“胜利阵线”成为叙利亚本土主要反政府武装之一。包括“东突”分子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纷至沓来,已使叙利亚成为异常血腥的新的国际恐怖重灾区,并促使暴恐组织“胜利阵线”成为叙利亚本土主要反政府武装之一。包括“东突”分子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纷至沓来,已使叙利亚成为异常血腥的新的国际恐怖重灾区,并促使暴恐组织“胜利阵线”成为叙利亚本土主要反政府武装之一。包括“东突”分子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纷至沓来,已使叙利亚成为异常血腥的新的国际恐怖重灾区,并促使暴恐组织“胜利阵线”成为叙利亚本土主要反政府武装之一。

“圣战萨拉菲”极端思潮不仅推动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在中东国家掀起暴恐恶潮,而且已扩展到与中国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在中东变局、阿巴恐情反弹等刺激下,中亚国家安全风险上升,“乌伊运”、“伊扎布特”、“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里发斗士”等新老“三股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组织及成员投资、能源合作以及中国公民和企业人身财产安全,更加重中国西部国际安全环境恶化隐患,还对中国境内反恐斗争形成严重威胁。极端、恐怖组织通过中国与中南亚邻国边界,将人员和武器以及宗教极端思潮宣传品非法渗透进中国新疆,促使境内外“三股势力”勾联作恶,2013 年就在新疆和北京制造 10 起暴恐事件,前不久又在昆明和乌鲁木齐再施恐怖袭击,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上海合作组织以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为首要宗旨,通过签订《上海公约》,设立反恐机构,展开多国联合军演、执法情报部门协作等举措,在打击与遏制“三股势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非传统安全

新兴问题层出不穷

上海社科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余建华

亚洲还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涉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源自非国家行为体、非军事性质,具有跨国性,时而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与挑战。

毒品的生产、吸食和贩卖问题与“三股势力”、武器走私、人口贩卖等跨国组织犯罪,一起构成亚洲尤其是中国西南周边邻国相当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阿富汗是全球鸦片和海洛因的最大供应者,鸦片产量从 2001 年的 185 吨猛增到 2013 年的 5500 吨,占全球鸦片供应量 90%。中亚成为阿富汗毒品贩运和消费的重灾区,从阿富汗的非法武装和恐怖分子到中亚的“三股势力”,利用制毒、售毒、贩毒得到的巨额资金,招募恐怖分子,经营恐怖组织和营地,购买各种现代化先进武器,策划和开展各种恐怖袭击以及相关的煽动鼓惑等活动。近 10 年来,阿富汗毒品通过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向中国新疆渗透,中国境内也出现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交织一体的状况。为此,不仅在中亚建立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中国也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签订禁毒条约,赋予反恐合作机构以禁毒合作职能。

冷战后各国将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置于首要地位。当今美欧债务危机暂时缓解,但次生金融危

机苗头仍存,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内忧外患加剧,债务杠杆率普遍升高,银行体系脆弱性增加。2013 年东南亚国家金融形势出现先扬后抑的不容乐观态势,各国采取针对性经济刺激措施,东盟也力推经济共同体和互联互通建设。随着美欧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路线图日趋明朗,中国面临的内外金融风险可能相互交织,甚或累及实体经济。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未雨绸缪,加固金融安全的内外防线,稳定内需,同时加强相应国际防范协作。

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安全也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脱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亚的生态安全与水源源的丰沛清洁度直接相关,而油气资源、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又使中亚邻国间矛盾重重。2000 到 2011 年来,阿富汗毒品通过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向中国新疆渗透,中国境内也出现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交织一体的状况。为此,不仅在中亚建立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中国也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签订禁毒条约,赋予反恐合作机构以禁毒合作职能。

天然气来阻止。塔因能源供应短缺而经济损失严重,能源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一并上涨,只得暂缓水电站项目。可见在中亚,一个隐性的“能源-生态-水-食品”安全链已经形成,并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动性加强,还体现在气候变化与自然灾难之间的互动。2013 年世界多地高温连破纪录,导致多地干旱、粮食歉收,东南亚多国遭遇飓风、洪水、地震和火山。11 月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海燕”袭击,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全球 20 多国提供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中国提供 1000 万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并派出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及“和平方舟”医疗船。

随着全球信息化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黑客攻击和网络战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威胁。2013 年“棱镜门”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将霸权思维延伸到网络空间,以及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贼喊捉贼”的虚伪。事后各国调整网络安全建设方向,积极探索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及利益维护。韩国、日本、塔吉克斯坦和天然气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从原本资源互补变为颢颥不断。塔为振兴经济决定修建罗贡水电站,地处下游的乌担忧加剧本国水资源危机,便以对塔停供

阿富汗重建

新安全观实践“基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 赵干城

亚信峰会适逢阿富汗重建问题提上紧迫议程,也向亚信成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提出严肃的问题:重建这个冲突频频矛盾重重的伊斯兰国家,应以什么精神和原则为指导?

中国作为亚信峰会主席国,提出新安全观,将亚洲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纳入共同安全“能源-生态-水-食品”安全链已经形成,并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东盟也力推经济共同体和互联互通建设。随着美欧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路线图日趋明朗,中国面临的内外金融风险可能相互交织,甚或累及实体经济。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未雨绸缪,加固金融安全的内外防线,稳定内需,同时加强相应国际防范协作。

阿富汗地处中亚和南亚枢纽,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外部势力征服该地区的努力一再受挫,固然显示了阿富汗人民不甘被他人控制的意志和能力,但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很难建立起真正稳定和平安宁的秩序。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那里驻军十数年,花费巨额资金,付出大量人员伤亡的沉重代价,只是建立了一个难以持续的秩序,直到如今终于决定退出,以结束美国主导的这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

美国的退出虽然尚未完全尘埃落定,但将给亚洲安全留下一个相当大的缺口,这一点安全问题分析者都已经注意到。阿富汗是亚信成员,保持阿富汗的持久稳定与和平是所有亚信成员国的共同期望,因此 2014 年后阿富汗问题既是本次峰会的必然议题,也是将新安全观付诸实践的重要方面。如何确保西方联军大规模退出不至于造成阿富汗安全局势失控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

点,而阿富汗的邻国更将目光放在政治与民族和解的具体进程,希望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最终能够实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治理阿富汗问题的首要关键是给予阿富汗人民自我管理的机会,这是阿富汗重建的要害。同时阿富汗的亚洲邻国也负有帮助的义务和责任,这又是以“伊斯兰布尔进程”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担当。中国将在天津主办该进程会议显示了中国在地区安全和阿富汗重建上的责任,同时中国也将与其他邻国密切配合互相协调,例如中国不但与阿富汗而且也与巴基斯坦、印度等重要邻国建立了磋商机制,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探讨阿富汗治理问题。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质就是希望通过互惠互利互联互通的地区合作计划,提高亚洲各国合作,这将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务模式奠定最具实质性的基础。

亚信会议是以安全为议程的多边论坛,但又不仅仅是以安全论安全的平台。在亚洲这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即亚洲的安全是一项综合性课题,需要各方从各层面促进协调和信任措施,其中加强经贸合作、降低安全问题敏感性、寻求各方利益汇合点,是当前亚洲安全架构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强调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配之以促进地区合作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中国提出加强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促进亚洲的共同和可持续利益,是一个突出亮点。在这方面,阿富汗以及整个南亚都面临新的机遇,相关工程项目建设因其宏大的规模和带来的各种利益,相信将受到地区国家和民众衷心欢迎。在亚信这个安全平台上产生出能够促进安全合作的其他领域成果,正是各方的期盼。

东南亚合作

关键通道欲觅新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 赵干城

东南亚是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两大地区的结合地带,控制着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中心,东南亚的稳定与持久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世界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中,东南亚也是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东南亚国家深谙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重要性。

近年来东南亚也出现了诸多新情况,其中颇引人瞩目的一种发展是围绕着以什么方式维护地区安全而展开的辩论,背景是美国自 2010 年以来加紧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决心结束在中东和南亚的战争后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包括东南亚的西太平洋地区,其行为虽然尚未全部展开,但引起的关注不容小觑。

东南亚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东盟组织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了出乎意料的积极作用。在东盟引领下,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与国家展开了密切合作,同时在安全领域创造性地设立地区论坛等机制,并成功牵头启动 10+3 等地区合作机制,在经贸交流平台上促进地区国家深入了解,帮助化解了很多矛盾,也包括安全方面的挑战。这说明东南亚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亚洲人管理亚洲

事务的目标。

但是美国的所谓“重返”搅乱了东南亚的“一池春水”。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把东南亚地区当前新出现的矛盾作为抓手,力图实质性介入地区事务。这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欢迎,成为赞同外部势力介入的标志,但在东盟内部仍然远非共识。亚信峰会作为亚洲讨论安全议程的另一重要论坛,虽然有诸多东南亚国家尚未正式加入,但东南亚显然是当前讨论亚洲安全的一个重点,因此一些事关原则的问题有可能在亚信平台上讨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紧密联系,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在文化上,双方的契合度近年来有飞速发展。尽管中国与少数东南亚国家存在分歧矛盾,有些确实涉及安全问题,但中国坚决支持东南亚国家谋求战略自主的努力,反对外来势力不恰当地干预本地区安全事务。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引入外来势力服务于自身的狭隘利益,最终将损害地区的整体利益。中国提倡新安全观,绝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利益汇合点如此明显,涉及利益如此巨大,有什么理由放着阳光大道不走,走对抗和冲突的崎岖小道呢?

中东局势

转型不稳乱局难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当前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多变,除传统热点问题依旧充满变数并有可能酿成新的危机之外,由中东变局引发和激活的地区教俗、教派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矛盾,正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新因素。以色列不顾美国竭力劝说,坚持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敌视以色列的哈马斯达成和解为由,宣布中止新一轮巴以和谈。埃及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博弈不仅造成国内社会分裂,也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致使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并有向地区外溢之势。

中东变局二三年多来,地区安全局势出现新发展:一、在专制政权被推翻后,那些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普遍出现政治权威缺失问题,并因此陷入政治重建和国家治理的困境。不同部落、宗教派别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争夺政权、主导国家意识形态而展开博弈甚至冲突,正成为这些国家当前的主要特征。

二、受政治局势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加上各政治力量在国家重建过程中专注于权力争斗,拿不出治国理政良策,西方

援助承诺又口惠而实不至,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最新数据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增速较变局前明显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旅游业遭遇重创,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保持高位。经济持续下滑正在重新点燃民众的不满情绪,极端思想在一些地区悄然回潮,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上升。

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利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造成的乱局及旧政权被推翻后出现的安全真空,在动荡国家落脚布网,扩大影响,向区外的扩散性和与区外恐怖组织的联动性明显增加。这些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成分复杂,既有在新政府上台后被释放的宗教极端分子,更有新成立的萨拉菲派圣战主义组织。有情报显示,多名来自埃及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已趁乱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回到埃及,将埃及视作全球圣战新基地。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极端武装分子携带不同意识形态而展开博弈甚至冲突,正成为这些国家当前的主要特征。

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地区国

家之间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使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美俄在中东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博弈也对中东安全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中东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对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构成挑战,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更是已经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笔者 3 月参加的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亚信成员国的智库学者普遍谈到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威胁,亚洲各国对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已形成共识。笔者近期出访中东,也感觉到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参加地区安全合作的呼声很高,这也将促进我们对传统中东外交的许多思考。

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提出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外交新思想和新理念,下一步中外外交重点是把这些新理念有效地运用到政策实践中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更积极主动参与中东事务,促进热点问题和平解决,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中东国家实现平稳转型。

伊朗核问题

限制与反限制博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沈丁立

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在联合国框架以外同伊朗进行了多年谈判,试图另辟蹊径,寻找能兼顾伊朗正当核能需求并防范核扩散的有意义合作。在一定程度履行了不断发展非民用核计划的职责,以及因此引起的国际安全问题。

围绕伊朗的亚洲协作与信任问题引起各方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是指伊朗在发展它所诉求的民用核项目中,是否合适地履行了不断发展非民用核计划的职责,以及因此引起的国际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伊朗在发展民用核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相关核发展没有充分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的情况,而这种通报本应是伊朗作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非核武器成员国的国际义务。

国际社会因此要求伊朗澄清相关问题,并且在澄清之前暂停所有核活动,尤其是铀浓缩。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予以配合,准许该机构检查人员对受到怀疑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但相关要求未能得到伊朗的积极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因此接过这一可能涉及核扩散的重要议题,在各大国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多项决议,对伊朗的核与导弹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制裁。对于安理会已通过的所有制裁决议,我国都给予支持。美国和欧盟另行对伊朗采取能源和金融制裁,对继续与伊朗进行能源和金融合作的国家实施具有歧视性的国别制裁,我国对此并不赞同。

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在联合国框架以外同伊朗进行了多年谈判,试图另辟蹊径,寻找能兼顾伊朗正当核能需求并防范核扩散的有意义合作。在一定程度履行了不断发展非民用核计划的职责,以及因此引起的国际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伊朗在发展民用核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相关核发展没有充分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的情况,而这种通报本应是伊朗作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非核武器成员国的国际义务。

国际社会因此要求伊朗澄清相关问题,并且在澄清之前暂停所有核活动,尤其是铀浓缩。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予以配合,准许该机构检查人员对受到怀疑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但相关要求未能得到伊朗的积极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因此接过这一可能涉及核扩散的重要议题,在各大国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多项决议,对伊朗的核与导弹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制裁。对于安理会已通过的所有制裁决议,我国都给予支持。美国和欧盟另行对伊朗采取能源和金融制裁,对继续与伊朗进行能源和金融合作的国家实施具有歧视性的国别制裁,我国对此并不赞同。

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在联合国框架以外同伊朗进行了多年谈判,试图另辟蹊径,寻找能兼顾伊朗正当核能需求并防范核扩散的有意义合作。在一定程度履行了不断发展非民用核计划的职责,以及因此引起的国际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伊朗在发展民用核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相关核发展没有充分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的情况,而这种通报本应是伊朗作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非核武器成员国的国际义务。

国际社会因此要求伊朗澄清相关问题,并且在澄清之前暂停所有核活动,尤其是铀浓缩。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予以配合,准许该机构检查人员对受到怀疑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但相关要求未能得到伊朗的积极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因此接过这一可能涉及核扩散的重要议题,在各大国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多项决议,对伊朗的核与导弹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制裁。对于安理会已通过的所有制裁决议,我国都给予支持。美国和欧盟另行对伊朗采取能源和金融制裁,对继续与伊朗进行能源和金融合作的国家实施具有歧视性的国别制裁,我国对此并不赞同。